



1945年

中国共产党

如您所愿 · 盛世映山河

运河儿女的血色记忆

本报记者 曲经纬

通州北部，古运河畔，宋庄镇平家疃村静静矗立。这座被民间称为“京东第一大自然村”的村落，常住人口超7000人，不仅有着悠久的运河文化底蕴，更镌刻着一段抵御外侮、浴血抗争的红色记忆。从1945年“平家疃惨案”的血色伤痛，到宋庄第一个党支部的应运而生；从游击队长王子厚的威震敌胆，到村民们前赴后继加入民兵的热血沸腾，平家疃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承载着先辈的牺牲与期盼。如今，我们对话研究者、烈士后人与现任村书记，回顾峥嵘岁月，也看见“这盛世，如您所愿”。

陈喜波：运河儿女爱国精神值得永远铭记

“第一次走进平家疃，一位80多岁的老八路对我说‘永远忘不了那一天’，这话的冲击力挺大的！”大运河研究专家、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陈喜波的思绪，总能回到2009年首次考察平家疃的场景。彼时，他正系统性梳理通州大运河沿线古村落的历史，而《烽火通州》《历史研究》等文献中关于“平家疃惨案”的记载，让他对这座村庄格外关注。

平家疃的红色基因，与它的地理坐标密不可分。“这里紧邻古运河，抗战时期是河东抗日根据地的门户，也是连接河西敌占区的重要转运站。”陈喜波说。1944年8月，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三团进入河西地区，平家疃很快成立抗日地下政权，化名“田村”开展工作——村民们省出口粮支援前线，妇女连夜赶制军鞋，甚至步行至通州为八路军采购胶鞋，地道挖掘、情报传递、物资转运，每个人

都在为抗日拼尽全力。村北头的村史馆里保存着这段记录。

而1945年5月7日，农历三月二十六日，是平家疃人永远铭记的“那一天”。“日军队长山本调集500多兵力突袭村庄，把群众赶进后街大院，四周架起机枪。”陈喜波翻着史料，声音凝重，“敌人用热油浇身、水缸头逼问抗日人员，村民们一口咬定‘不知道’，最终9人被当众杀害，这就是‘平家疃惨案’。”

惨案没有打垮平家疃，反而点燃了全村的革命热情。“100多名青壮年连夜加入民兵，刘德的母亲刘大娘原本不愿儿子参军，惨案后却推着儿子说‘要保命保家，就得跟敌人拼’。”陈喜波说，正是这样的觉醒，为一个月后宋庄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埋下伏笔，“平家疃的故事，是运河儿女爱国精神的缩影，值得永远铭记。”

李金英：父亲李振芳的伤疤，是家族永远的精神勋章

“我爸爸后背的疤，像筛子底一样密密麻麻，脸上还有一道深印，那是日军刺刀留下的。”61岁的李金英说起父亲李振芳，眼眶瞬间泛红。作为平家疃惨案的幸存者，李振芳当年被日军绑在树上逼供，差点被烧死，最终死里逃生，这段经历是李金英从小听长大的“家训”。

1945年5月7日，16岁的李振芳因掩护参军的弟弟李振钰，被日军从人群中揪出。“让他带路找八路军根据地，他就带着敌人在村里兜圈子，从南头转到北头，再从北头转回南头。”李金英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讲述，语气里满是敬佩，“敌人发现被骗后，把他围在一个高墙院里，用刺刀扎他后背，血顺着衣服往下淌，他还是不说。”

最惊险的是日军点火烧人的场景。“他们把我爸绑在大板凳上，架起柴火就烧，说‘不说就烧死你’。”李金英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我爸爸说当时闭着眼想‘死就死了’，可日军见他不挣扎，竟进屋‘庆功’去了。火烤断了绳子，他拼着最后力气翻过两米高墙，跳进篱笆丛里，浑身被扎得血淋淋，最后躲到燕郊杨庄村的干奶奶

家，养了三个月才活过来。”

这份“宁死不屈”的精神，成了李振芳教育子女的核心。李金英说，父亲给8个子女起的名字都藏着深意：大哥李永华，拥护中华；二哥李永禄，为国尽忠；三哥李永宝，保卫国家……“8个孩子里6个是党员，二哥16岁参军开飞机，最后官至副团级；三哥在人民大会堂工作；我自己当了40年幼师，退休后回村开幼儿园，就想给村里孩子办点实事。”

如今，李金英的幼儿园有100多个孩子，她总会在八一建军节时，给孩子们讲爷爷的故事。“我爸爸常说‘咱们的好日子是拼出来的’，现在村里路修宽了，房子漂亮了，孩子们能安安稳稳上学，这不就是他当年想看到的吗？”李金英擦了擦眼角，“要是能跟爸爸对话，我想告诉他，您放心，我们没给您丢脸，这盛世，如您所愿。”

王秀利：传奇游击队长王子厚，敌人见了就躲

“我大爷是‘敌人见了就躲’的人！”68岁的王秀利提起大爷王子厚，语气里满是自豪。作为平家疃抗日游击队的首任队长，王子厚带领队员从几把大刀发展到40多支枪，创造了“敌人只怕王子厚一个连”的传奇。而这些故事，王秀利都是从父亲和叔叔口中听来的。

王子厚出身贫苦，从小给地主放猪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他加入了冀东伪保安队的抗日暴动队伍。“后来队伍打散了，日军围剿平家疃，烧杀抢掠，大爷就暗下决心‘一定要把日寇赶出去’。”王秀利说，1944年八路军进入平家疃后，区委书记李中飞看中王子厚的机智勇敢，让他筹建游击队。

“刚开始就七八个人，几把大刀，连枪都没有。”王秀利回忆着叔叔的讲述，“大爷带着队员奇袭东坝据点，在前赵村伏击伪军，还偷袭了通州铁桥炮楼，从敌人手里抢武器。最厉害的一次，他带着30多人夜袭炮楼，缴获30多支枪，俘虏了所有伪军！”

游击队越来越壮大，王子厚的威名也传遍潮白河两岸。“密云、平谷、怀柔，只要一提王子厚，老百姓都知道他是‘救苦救难的’；日军和伪军则怕得要命，生怕遇到他。”王秀利说，大爷常跟队员说，“咱们打仗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、不受欺负”。

1946年，王子厚转战东北，在辽宁绥中战役中冲锋时中弹牺牲。“村民们听说后，全村都哭了，还开了追悼会，把他的灵柩运回村，葬在村东大堤上。”王秀利说，大爷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家人——父亲是党员，一辈子艰苦朴素；自己开出租时遇到歹徒抢劫，毫不犹豫冲上去；女儿性格刚强，遇事从不退缩。

“现在村里家家有汽车，出门走水泥路，老人能跳广场舞，孩子们能上学，这都是大爷当年想看到的。”王秀利望着村口的篮球场，那里常有文艺演出，“要是大爷还在，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，肯定会笑着说‘值了！’”

李小龙：从第一个党支部到红色旅游村

“1945年6月，邓竹轩书记成立平家疃党支部，这是宋庄第一个党支部。当时他只有一个心愿—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”平家疃现任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，站在村史馆的老照片前，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。如今，他正带领村民们，把先辈的心愿变成更生动的现实。

李小龙介绍，邓竹轩成立党支部时，正是“平家疃惨案”后的一个月，村里人心激昂，却缺乏组织引领。“有了党支部，有志青年找到了‘主心骨’，大家送粮食、传情报、参军入伍，拧成一股绳。”虽然关于邓竹轩的史料不多，但他的初心却代代相传。“邓书记的孙子邓立峰现在是村支部委员，负责农业和水电，跟爷爷一样，凡事都想着老百姓。”李小龙说。

对比10年前刚上任时，李小龙坦言，平家疃的变化“翻天覆地”：“过去村里全是泥路，下雨能陷到膝盖；现在上下水全改造了，污水进管网，路面又宽又干净，2018年开始打造美丽乡村，现在跟城里小区一样整洁。”他指着村口的超市和饭店说，“外来人口来这儿做买卖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，这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

更让李小龙自豪的，是村里的文化生活和未来规划。“我们有‘舞动唱响平家疃’歌舞团，70多岁的老人还能跳广场舞，建军节、小年都有演出；王记熟食、平家疃豆腐成了周边有名的特产；未来依托温潮减河和红色文化，还要发展民宿和旅游线路，让更多人来了解平家疃的故事。”

李小龙望向村东大堤的方向——那里是王子厚的安葬地，也是未来红色景点的规划处。“邓书记当年想让老百姓安居，现在我们做到了；先辈们想让国家富强，现在也实现了。作为现任书记，我要做的就是让红色基因传下去，让平家疃越来越美，不辜负历代书记的期盼，也不辜负先辈的牺牲。”

夕阳下，平家疃的街道整洁宽敞，孩子们在广场上嬉笑，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，远处的运河静静流淌。从惨案后的觉醒，到党支部的引领，从游击队的抗争，到如今的繁荣，平家疃的故事是无数中国乡村的缩影——先辈用鲜血铺就的道路上，正绽放着他们当年期盼的盛世之花。而这份“如您所愿”的答卷，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中续写。

